醉墨染江山

ZUI MO RAN JIANGSHAN

一张面具，
一次误会，
一场赌注，
一生结缘。

包小奉

古灵精怪『假』皇妃，
邂逅腹黑『真』皇帝。

一张面具牵扯的皇室阴谋，
一次误会引发的啼笑姻缘。

吉林摄影出版社

醉卧浔江山

包小拳 /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醉墨染江山 / 包小拳著. -- 长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4
（恋恋古风）
ISBN 978-7-5498-3542-3

Ⅰ. ①醉… Ⅱ. ①包…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1952号

醉墨染江山 ZUI MO RAN JIANGSHAN

著　　者　包小拳
出 版 人　孙洪军
主　　编　顾　平　杜普洲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总 策 划　蔡　燕　康　宁
统筹策划　康　宁
设计总监　资　源
执行编辑　孙　静
封面设计　资　源
美术编辑　孔凡雷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498-3542-3　　定　　价：3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醉卧梁江山

目录

（一）莫眠 001

（二）参选 013

（三）进宫 018

（四）义女 022

（五）中毒 036

（六）计划 047

（七）变化 056

（八）天牢 067

（九）反转 083

（十）微服私访 094

醉画江山 目录

（十一）武林大会 105

（十二）风流债 114

（十三）双面密探 129

（十四）实验对象 142

（十五）新蕾公主 157

（十六）后位之争 168

（十七）真假凤凰 183

（十八）百密一疏 196

（十九）凤临天下 211

（二十）以身相许 22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莫眠

舒墨坐在桌前，深情地望着面前那只被打开的黄花梨木雕刻而成的盒子怔怔出神。

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诸如此类的形容词根本不必多说，舒墨只觉得穷尽所有的赞美之词，都不能描绘出这副容貌的万分之一。

“唉，咱们的圣女又在做日常活动了。”侍女甲端着洗脸盆站在门外，一脸忧郁地扫了一眼房中。

“你都服侍圣女一个月了，怎么还没习惯？”侍女乙倒是一脸淡定，手上的托盘里放着服饰发饰，似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等待，“咱们圣女哪点都好，就是在迷恋‘莫眠’这件事情上有些偏执，为了这，教主都不知道发过多少回脾气了，最后不也都不了了之嘛。”

要她说，圣女每日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桌前默默地欣赏“莫眠”一个时辰，这件事绝对是一种变相的自恋行为。

想当初她初进教时，一直以为“莫眠”是一位让圣女暗恋的对象，直到后来她才发现，“莫眠”原来就是圣女最伟大的“作品”，并且没有之一，至于那张脸到底长成什么样，她服侍了圣女三年，都没能瞧个清楚。

想到这儿，侍女乙不禁面露惋惜。

“阿初，我的凝露脂去哪儿了？”舒墨拿起面前的白玉小樽，倒了两下，发现空空如也。

“教主说因为凝露脂的原材料价格大涨，所以最近停产了呢。”被唤作阿初的侍女乙赶忙端着托盘走了进去。

“那怎么能行？”舒墨皱着眉头，仿佛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题。

须知道，这“莫眠”可是她花费了数载才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从她学习易容以来，就一直悉心呵护，每日的日常护理必不可少，凝露脂是护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这上好的面具就犹如娇艳欲滴的鲜花，不精心呵护，枯萎了可如何是好？

想到“莫眠”可能因为缺少了凝露脂而出现皱纹或是裂痕，舒墨就觉得完全无法忍受，看来很有必要去找教主大人谈一下人生了！

任何事情跟“莫眠”沾上边，舒墨都会马上变身为行动派，于是不过片刻的工夫，她就已经来到了主殿前，果然不出她所料，教主正坐在大殿之上，往日里充满威严的脸上此刻却挂着满满的笑意，看起来心情十分不错。

很好很好，看来是个提条件的绝佳时机。

“教主。”舒墨在殿外甜甜地叫了一声，而后就朝着殿内跑去。

“墨儿，快来见过谢公子。”被唤作教主的中年男人闻言脸上的笑容顿了片刻。

那名被唤作谢公子的男子此刻正坐在不远处，穿着一袭银色长袍，头上戴着镶着金边的玉冠，身上挂着的香囊全都是由金线织成，更别提那块腰间挂着的青翠幽绿的翡翠，一看就价值不菲，只可惜他的脸上不知为何戴着一张镂空的银色面具，让人看不清楚容貌。

舒墨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位“谢公子”，仿佛看到了一个移动的小型金库。

她脑子里不由得飘过早上阿初说的话——“凝露脂的原材料价格大涨……”果然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看来老天爷一定是把这“金库”送到她的面前，来拯救她心爱的“莫眠”呀！

“公子这是怎么了？大夏天的还戴个面具，对皮肤不好呢。可是脸上受了什么伤？”想到这家伙一定很有钱，舒墨看向那个人的眼睛里都开始泛着幽幽的绿光，本来走向教主的脚步也拐了个弯，朝着那个人走去，“不要紧不要紧，咱们花容教天下闻名，且不说您脸上的伤能不能治好，就算治不好，重做一张也不是不可以的。”舒墨说完还特地朝他眨了眨眼睛，想要表达自己此刻真挚的感情。

不知为何，她话音刚落，就瞧见那银色面具的色泽仿佛暗了两分。

这面具还是能变色的高级货？舒墨不禁暗暗咋舌，对这位谢公子的有钱

程度不禁又刷新了一番。

“听闻舒姑娘的易容术天下第一，今日一见，算是明白原因何在了。”谢公子拿起桌上自带的白玉盏喝了一口，缓缓又道，“原来人们常说的缺什么补什么，是这么个道理。”

“什么？”舒墨有些没反应过来。

“意思就是，舒姑娘必然是爱美之人，长相平庸的女子对美貌大多有无限向往，如此一来，我倒是对姑娘的手艺有点儿信心了。”谢公子颇有耐心地解释。

所以，他这番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她长得丑咯？

“还真是多谢公子谬赞。”舒墨咬牙切齿地说，“人说相由心生，公子既然以真面目示人都没有胆量，想必一定是有什么隐疾了，不过公子别怕，所谓术业有专攻，我最擅长的便是帮丑人变美，只要有钱，您想变成什么样都可以，至于收费嘛，也是跟难度系数挂钩的，您这张脸，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修复难度应该是四颗星以上了。”

“五十万两起，公子改日带够了钱再来吧。”舒墨伸出小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她话音再落，那银色的面具就仿佛又暗了两分。

“我要的东西送来了吗？”对于舒墨的挑衅，谢公子倒是直接选择了无视。

“已经派人交给公子的随从了。”教主乐呵呵地开口。

得到满意的答案，谢公子便也不多留，若有所思地看了舒墨一眼后，就扬长而去。

哼，跟她斗嘴，简直是不自量力，舒墨朝着那离开的背影挑衅地吐了吐舌头，而后就朝着教主身边跑去。

身为一教圣女，自然是江湖中人关注的对象，江湖中一直都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榜单存在，诸如“兵器长度排行榜”“异性缘最好排行榜”之类，而其中关注度最高的，自然当数“各教圣女排行榜”了。

圣女这种作为各门各派的门面招牌，不需要任何渲染，就已经有足够的噱头了。

犹记得十岁那年她刚刚当上圣女，而与她同年一起坐上圣女之位的，还有拈花秀斋的骆碧璇，如此一来，会被放在一起比较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情。

榜单的排名方式是由知晓江湖百事的百晓生对各家圣女的容貌进行描述后，再由江湖人士进行投票。

舒墨至今仍然记得百晓生对骆碧璇的评价，洋洋洒洒地写了近万字，全是赞美之词，诸如“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之类的古诗词句数不胜数，据说那篇评价还被不少学堂命名为《赞美女子的古诗词句集合》，以做教学之用。

结果到了她这儿，评价就只有四个大字——中等偏上。

评选结果自然也不用说，她作为第十名挂在榜尾，号称“史上最让人失望圣女”。

事后虽然百晓生的各种糗事被爆，类似收受贿赂更改评价之类，却也没能挽回“中等偏上”四个字对舒墨的影响。

“教主叔叔，那人是哪儿来的暴发户？”回想起不堪往事，舒墨愤恨地开口。

“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人身边跟了多少高手藏在咱们殿上？随随便便出来一个，都打得你满地找牙了。”中年男人看着站在面前一脸无畏的少女，威严的脸上不免泛起些许无奈。

“我才不怕他，反正有师父保护我。”舒墨撒娇地笑了笑。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对于自己的宝贝徒弟，卢鼎铭是再了解不过的，绝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类型，这会儿连称呼都从“教主”改成“师父”了，那绝对是有事相求了。

“那个……凝露脂用完了。”舒墨一脸讨好地往前凑了凑。

“我就知道没事求我，你这丫头是不会来看我的。”卢鼎铭面色一沉。

“哪有哪有，我还不是在潜心钻研，听说最近原材料价格大涨，我也是努力地想要研究出新产品来减轻教中负担嘛，我觉得原材料这块总是用束心草价格太高了，也大大地限制了咱们面具的产量，我最近在研究如何用面粉代替束心草呢，虽说持久力和自然度都要大打折扣，但是胜在便宜嘛，咱们可以推出那种时效一日至七日不等的一次性面具。”舒墨卖力地解释，力求证明自己真的有对教派的未来规划做出贡献。

“行了，只要你答应一件事，凝露脂要多少有多少。”卢鼎铭摆了摆手。

“什么事？”听到无限量供应，舒墨的眼睛都跟着亮了起来。

“卖掉‘莫眠’。”卢鼎铭话音刚落，舒墨已经连连摆手表示拒绝。

“不行！杀了我也不会卖掉‘莫眠’的！”舒墨仰起头，为表立场，还配合着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那我要是卖了呢？”卢鼎铭眯了眯眼睛，神色认真地说。

“我死给你看。”舒墨凑到他面前，也一脸认真地回答。

“大胆，我辛辛苦苦培养你十多年，把毕生所学都教与你，难道你为了区区一张面具，竟要与我断绝师徒之情不成？”听到答案，卢鼎铭大怒着拍案而起，对于这个徒弟，他是从小悉心教育到大，没想到今天居然会以死相逼。

“师父，‘莫眠’是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陪我度过这么多个日夜，你真的忍心卖掉它吗？”见硬的不行，舒墨赶忙转变策略扮可怜。

“哼，说什么都没用，我已经卖了。”卢鼎铭冷哼一声转过头去。

“什……什么？”舒墨闻言，惊得倒退了两步，小手捂在胸前，小脸上血色尽失，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的不可置信，“多少钱卖的？”

“五十万两。”卢鼎铭看她一眼，冷冰冰地答道。

想到“莫眠”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被用来做坏事，舒墨就心痛不已。

不行不行，我一定要阻止邪恶势力利用“莫眠”的绝世容颜去做坏事，舒墨暗暗地在心底告诉自己。

翌日清晨，卢鼎铭的房门突然被急促地敲响了。

“什么事？”当卢鼎铭看到来人是舒墨的贴身婢女阿初的时候，顿时心下了然，“是服毒、撞墙、上吊，还是有什么新花样？”

“是……是圣女她离教出走了！”阿初说完赶忙跪下，将圣女留下的书信高举过头顶，大气也不敢出地等着教主发落。

那轻飘飘的宣纸像是有意识般朝着书案飞去，不过片刻就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了桌面上。

只是下一刻，却又随着桌案一起，四分五裂地消散在了空气中。

左护法眼尖地趁着纸片还没完全消散的时候瞅了一眼，上面只写了四个大字：有缘再见。

啧啧，这舒丫头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左护法悄悄看了一眼卢鼎铭那黑如锅底的脸色，只觉得今天自己不能轻易脱身了！

离教出走这件事情，舒墨虽然是第一次做，但是身为江湖儿女，对这种话本里必须存在的桥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书里的女主角们大多都是名门闺秀养在深闺，谁还没个叛逆期呢？这叛逆期的最好体现自然就是离家出走啦，并且一定要是男装出行，而这一走自然就要遇上命定的男主角，继而展开一段或凄美或甜美的爱情故事。

虽说舒墨对爱情故事没什么兴趣，但是女扮男装这一要素还是记得很清楚的，身为易容高手，自然不会做出只是把头发绾起来穿件男装就假装自己是男人的事情，她离教前特意带齐了易容工具。

此时此刻坐在望江楼里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人讨论的“男子”，自然就是舒墨了。

至于为什么要坐在酒楼里打听，舒墨实在是无奈至极，她本以为那“莫眠”的买主得了如此出色的面具，必然要戴着招摇过市，这样一来，自然寻找起来就容易得多了，毕竟“莫眠”是她做的，没人能比她更清楚那容貌的一丝一毫，想要画幅图给人端详实在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但她没想到的是，这买主居然十分低调，这一路打听过来，竟然连半个见过“莫眠”的人都没有，舒墨没有办法，只好到这人流聚集的望江楼来，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是跟“莫眠”有关的。

只可惜这听八卦也是个技术活，连坐了好几天了，来来往往的武林中人倒是不少，讨论的却都是些她完全不想听的话题。

有人说拈花秀斋的圣女骆碧璇前些日子去武当送剑，结果被武当掌门下面的大弟子孟书文瞧见了，自此惊为天人，魂牵梦萦。

也有人说最近中原武林不大太平，西域邪教来犯，据说那教中也有个妖女，长得妖艳绝伦，并且心狠手辣，有不少人死在了她的手下。

“我可是还听说了一件事呢，前段时间崆峒派的少当家上花容教，想要请他们圣女出山给自己的未来媳妇做个疤痕修复，结果可好，人家圣女连面都没肯见，直接开了价说要十万两，崆峒少主气得不行，打道回府了。”某个驼背男兴致勃勃地说道。

“哎呀！要不说丑女的心思难猜呢？当初那中等偏上的评价，怕都是花钱买来的吧，不然怎么这么贪财呢？”另外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一副了然的表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对了，最近新来了一个花魁，但是我苦苦等了这么多天，连面都没见到！结果可倒好，今天听说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小白脸，她就直接巴巴地送花帖去邀人赏月，真是气死我了！”粗嗓门说完还拍了下桌子以示愤怒。

“行了行了，不就一个花魁嘛，让你这么上心，我可听说那公子不是一般人，有钱就不说了，那腰上挂的玉佩据说可是宫里的东西，也是咱们能比的？再说了，就算人家没钱，可不是还有脸呢？长成那样，别说人家姑娘看了心动，男人怕是都要动心！”坐在他对面的瘦子倒了杯茶，推到那个男人的面前，示意他淡定。

女人心动，男人也心动！

舒墨激动了，除了她的“莫眠”，这世间哪里还有男人的容貌能够这般出色？

“两位兄台，刚才听二位说的花魁，不知道是哪位呀？”舒墨赶忙凑了过去，满脸笑意地问道。

“关你何事！”胖子看了一眼舒墨，发现是瘦小身板的自来熟，顿时语气更恶劣了。

“实不相瞒，我是受人之托到各地寻访美人的。”舒墨嘿嘿一笑，拿出一锭银子放在了桌上。

“哎哟！兄弟一看就是好人，我跟你说，我们说的这个人呢，是淮陵楼新来的花魁，名叫染念，至今还没有人见过呢，据说长得那叫一个倾国倾城，还弹得一手好琴，只可惜我们哥俩在那淮陵楼蹲了四天，也没能见到，兄弟若是有兴趣，不妨去蹲蹲点，听说今晚有她的客人要去，说不定运气好也就瞧见了。”瘦子动作敏捷地把银子塞进袖中，想了想又道，“不过听说她那个入幕之宾长得十分出色还挺有钱，你家主子……”

瘦子话还没说完，就只觉得一阵清风飘过，回过神来，那小身板已经消失了。

“小身板”舒墨一边疾驰，一边在脑海中整理思绪。

目标地点：淮陵楼。

目标人物：“长得”跟“莫眠”一模一样的男人。

终极目的：带回“莫眠”。（顺便惩治毛贼！）

身为行动派，当三大项都已经确定之后，舒墨火速制订好了作战计划。

花容教虽说不是靠武功出名的教派，但是身处江湖之中，对武功的教学自然也是不会落下的。

舒墨其他的功夫只能算是一般，但偏偏轻功学得还算不错，卢鼎铭时常说她这是因为平日里狮子大开口黑心钱赚得太多，生怕有朝一日被打击报复，所以潜意识里就把逃生的本能放在了第一位。

此时此刻，舒墨就凭借着她那过人的“逃生本领”，轻轻松松地避过那些看守的耳目，进到了淮陵楼之中。

舒墨看着面前的两个女人，觉得所谓的“天助我也”，大概就是说的现在这种情况。

瞧瞧那个年岁颇大，穿得十分暴露的，看那标志性的打扮，十有八九是老鸨没跑了，至于旁边那个嘛……

“我的好姑娘，平日里那些人你说不见也就不见了，今天这个可是兵部尚书的公子哥，有钱有权不在话下，人家可是说了，只要能当你第一个客人，马上为你赎身，价钱随你开！”老鸨一边说一边转动身体，脸上满是讨好的笑。

“嬷嬷，我已经说了今晚有约，不会接客的。”姑娘声音冷若寒冰，说完便把头一转，似是不愿意再多说的模样。

啧啧，像这种冷艳孤高性子的十有八九是花魁没错了！

当看到那位姑娘的正面时，舒墨的脑袋里只有八个大字飘过：倾国倾城，魅色惊艳。

对于容貌这件事，舒墨其实是有执念的。

犹记得当年她被评为“最让人失望圣女”之时，愤怒不已的她夜袭拈花秀斋，就是想要瞧瞧那位传说中的武林第一美人长得有多漂亮。

当见到骆碧璇之后，她有些失望，怎么说呢？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美人，远远瞧见，都能感受到那股清冷孤傲的气质，隔着十里都能把人冻住。

只能说美则美矣，却总给人感觉是故意端出来的架子。

这样的才能叫美人嘛！舒墨看着不远处那张美得放肆又张扬的脸，简直是恨不得直接把她带回去研究一下，到底是怎样才能长得这么漂亮。

按照原定计划，舒墨是打算直接把美人敲晕，然后再易容成她的模样守株待兔的，等到那买家来了，美人计使一使，小酒灌一灌，直接就把“莫眠”

顺走了。

只是没想到这染念姑娘长得如此漂亮，倒让舒墨纠结起来。

一来，这种辨识度过于鲜明的容貌不是短时间能够伪装完成的；二来，她身上所带的易容材料也所剩无几了。

看着包包里仅剩的最后一张面具，还是她新研制成的一次性产品，用的是面粉打底，实用效果到底如何还未可知。

约莫两个时辰后，舒墨看着手中相似度只有六成的花魁面具，心情有些复杂。

而这六成的相似度，还是舒墨倾尽全力才折腾出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能有这个还原度，舒墨不禁在心底默默佩服自己果然是易容界的不二天才。

只是这新材料果然还是质量不过关，透气度没法跟束心草熬制出来的材料相比，贴合度更是差了几个档次。

暮色将沉，淮陵楼也开始打扫卫生，准备迎接晚上的生意，白日里寂静的巷子里也渐渐热闹起来，趁着大家都忙碌的工夫，一抹黑色的身影悄悄地溜上了二楼。

不用说，这身影自然是舒墨，趁着现在人还不算太多，她决定先下手为强。

舒墨深吸了一口气，敲响了房门。

“嬷嬷，你不用说了，今晚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接客的。”染念冷冰冰的声音从房内飘来。

对于这个答案，舒墨有些头痛，她不开门，自己总不能大摇大摆破门而入吧？

“刚才有位公子派人送了封莲帖来，说是今晚有事不能赴约了。”舒墨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掐着嗓子说道。

果然话音刚落，就听到房内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听到声音，舒墨会心一笑，简直要为自己的机智点赞，谁知笑容还没完全展开，一道凌厉的掌风已经把门推开，朝着她的面门而来。

舒墨万万没想到这房里居然有个练家子，反应过来时，身子已经慢了片刻，只得就地一个驴打滚，狼狈地滚进了房中。

“你是谁？”染念见一击未中，正想补上一掌，谁知却瞧见了对方那跟

自己有六分相似的容貌，心下顿时大骇。

这个人容貌跟自己如此相似，是身份暴露了，还是公子另有安排？

脑中思绪千回百转，无数种可能从脑子里飞掠而过，手上的动作自然也跟着慢了半分。

突然一阵诡异的香味就从鼻子钻进了胸腔之中，想要再运功已经太迟，染念看着那个跟自己容貌相似的女子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好在我准备充分，把师父的宝贝如梦散带在了身上。”那女子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而后一步步地朝着染念走去，“想不到美人你倒是深藏不露，功夫不错，放心啦，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等我拿回‘莫眠’，再给你赔罪唷。”

她话音刚落，染念只觉得漫天的倦意袭来，然后就陷入了无边黑暗之中。

许是今天下午染念的态度把那嬷嬷刺激到了，她居然真的没再来找碴儿，对于这个结果，舒墨万分满意，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她坐在镜前，打算稍微补一下妆。

结果这不看还好，一看差点儿没吓个半死，镜中出现一张明媚的脸庞，本该是张艳光四射的容颜，却不知为何从嘴角处一点点地裂了开来，猛地看去就像是长了一张无比巨大的嘴巴一般。舒墨伸手碰了碰那因为湿度不够而破裂开来的面具，简直欲哭无泪。

果然便宜没好货，是这世上不变的真理，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这副模样，还怎么用美人计？

就在舒墨纠结之时，门外却已经传来了敲门声。

“念儿，温公子来了。”嬷嬷的声音柔情似水地从门外传了过来，几乎是同时，房门也跟着“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你们聊，你们聊。”嬷嬷看着自己的头牌面覆纱巾，站在不远处，一身碧色的广袖罗衫，美得像是西湖里走出的西子一般。

嬷嬷临退出去前，瞧着舒墨脸上的薄纱，满脸都是“我懂你”的表情。

只可惜这表情直接被舒墨无视了，因为她所有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门口那位白衣公子的身上。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莫眠”被人戴在脸上，即便是之前制作它的时候，每日用于摆放的模具都是一日一换，更别提如何舍得真的把它戴在脸上了。

此刻它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自己面前，这种感觉……真的是妙不可言。

身为一名易容师，她见过不少好看的男人，那些人有的俊朗如风，有的温润如玉，却都不如现在站在不远处的这一位。

那个人穿着一身白衣，身上并无任何装饰，仅仅是站在那里，就让人隐隐有种晕眩感。

舒墨有点儿想哭，就像是自己见到了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一般，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怨念。

一想到“莫眠”后面的那张脸可能丑陋得不忍直视，她就恨不得冲上去把那个人暴揍一顿。

“公子好。”舒墨想要露出示好的微笑，但是想到面具已经裂开，越多的面部表情带来的裂痕就会越多，于是只好摆出一副冷艳高贵的模样。

那个人并未答话，只是兀自走了进来，目光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舒墨被他看得有些发怵，明明只是个逛花楼的纨绔子弟，却不知为何周身都散发着一种骇人的气场，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公子想要喝些什么？茶还是酒？”舒墨走上前去。

“你不是染念，你是谁？”那公子终于开了口，只是说出口的话却让舒墨的心凉了半截。

什么情况？原来不是初相识，而是老相好！

“哼，我是替天行道，揭穿你真面目的人！”既然被揭穿，舒墨也懒得虚与委蛇，只想速战速决。

她化拳为掌，本想给那人一记手刀，谁知那个人身形一闪，直接躲开了。

他也会功夫？舒墨心下一惊，对方的攻势已经到了面前。

“说吧，谁派你来的？”那个人反手一抓，将人禁锢在了自己的怀中。

“你猜。”舒墨仰起头，嘿嘿一笑。

再然后，那公子就瞧见了一幅极其诡异的画面，那张跟染念有些相似的脸竟然一点点地破裂开来，裂纹从嘴角蜿蜒而上，不过片刻，就成了一张支离破碎的面庞。

这场面太过诡异，以至于连一股诡异的香气飘来都没有注意到，等到反应过来之时，身子已经绵软无力。

“你！”伴随着“砰”的一声闷响，他直挺挺地倒在了地板上。

“哼，让你不自量力！”舒墨走到那个人身前，抬起他的手腕笑得满脸狡黠。

嘿嘿，让我瞧瞧你的真面目到底有多丑！

舒墨咧嘴一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药水涂抹在了那个人的脸部轮廓周围，开始耐心等待着面具与人脸分离。

由于花容教制作的面具都具有相当长的使用年限，戴上之后都需要经过药水的浸泡才能够正常摘下，浸泡的时间一般不需要很久，等到面具和皮肤呈现分离的状态之后再取下即可。

只是这个等待的时间略微有些……过长了。

舒墨半蹲在地上，从最初的满心欢喜到此刻的满心焦躁，已经小半个时辰过去了。

怎么还没分离？

她看着那张依旧贴合得完美的“面具”不禁有些烦躁，是不是这厮使用方法错了？还是用了什么特殊药水直接给粘上了？

她伸出手去，想要一探究竟，却在手指触碰到那张脸庞的瞬间愣在了当场。

有温度？居然有温度？“莫眠”怎么可能会有温度？

舒墨像是见了鬼般，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不可能，不可能的！

她不甘心地倾身向前，近距离观察那人的面庞，那个人均匀的呼吸声就像是无声的宣战。

原来这世上竟然有人跟她的“莫眠”长得一样。

原来她花费十载心血做出来的面具居然不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完美存在。这就像是一个从小就自认为是个大美人的姑娘，有朝一日出门之后却发现大街上遍地都是跟她同等水平的美人，这种打击，简直是致命伤害。

舒墨看着那张跟“莫眠”一模一样的脸庞，只觉得心中万念飞过，世间沧海桑田。

约莫半炷香后，她终于回过神来。

“莫眠……”她擦了擦脸上的泪，而后“嗷”的一声消失在了淮陵楼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